
文言虚词趣话

● 周正举 ●



一九九一年 成都

自序

文言虚词是古代汉语词类的一个大类。

从汉语史的角度看，文言虚词的产生自有它深刻的原因。唐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说得好：“夫人枢机之发，亶亶不穷，必有余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”当然，它的发展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。清刘大槐在《论文偶记》中说：“上古文字初开，实字多，虚字少。典谟训诂，何等简奥，然文法自是未备。至孔子之时，虚字皆备，作者神态毕出。”他说的是很不错的，一部《论语》，庶几可证。

从古代文章学的角度看，文言虚词是十分重要的。在这方面，前人之述备矣。要之，其意义盖有五：一是全章句。刘知几在强调虚词重要时说：“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”（《史通》）二是顺语意。宋陈骙《文则》云：“文有助辞，犹礼之有俟，乐之有相也。礼无俟则不行，乐无相则不谐，文无助则不顺。”三是通文法。近人杨

树达《词詮·序例》云：“凡读书者有二事焉：一曰明训诂，二曰通文法。训诂治其实，文法求其虚。”四是肖神理。清刘淇《助字辨略·自序》云：“盖文以代言，取肖神理。抗坠之际，轩轾异情；虚字一乖，判于燕越。”五是富委曲。宋陈昉《颖川语小》云：“文之隐显起伏，皆由语助。……盖非假此以成声，则不能尽意。”

实际上，要真正用好虚词也并不那么简单。比如写诗吧，用虚词就比用实词难。明李东阳在《麓堂诗话》中说：

“诗用实字易，用虚字难。盛唐人善用虚，其开合呼唤，悠扬委曲，皆在于此。用之不善，则柔弱缓散，不复可振。”诗用虚词要用得好，关键在于一个“确”字。用得确切，诗就精微杳渺，字字珠玑。所以宋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强调说：“诗用助字贵妥帖。”

由于时代的原因，今天的年轻人在学习文言文时，感到十分吃力。对虚词，尤感难于理解。我听到不少中学生反映，学习文言虚词比学外语还难。究其原因，除古今词语的意义有差异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：在现在的学校语文教学中，文言虚词的教学是个很薄弱的环节。学生学习文言文，教师很少系统地讲解文言虚词方面的知识。即使结合讲解实词讲讲个别虚词的用法，学生也感到枯燥无味，提不起学习它的兴趣。

学习一门知识，兴趣是很重要的。有感于此，笔者就在业余阅读古代、近代稗官野乘时，注意收集古人在使用文言虚词方面的趣闻。时间长了，这方面内容的卡片也就慢慢地

堆高。我想，为了提高年轻同志学习文言虚词的兴趣，增加文言虚词方面的知识，何不把已经收集到的资料缀以成文呢？我的尝试，赢得了国内不少语文杂志社的好评。在不少朋友的怂恿下，我就把已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和待整理的资料，按照自定的体例，重新组织改写，终于写成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。

在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中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曾枣庄教授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鼓励。在此，我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我自一九六六年大学文科毕业后，长期从事基层党政领导工作，于所学专业，多有荒废。对于书中的错误，还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。

周正举

1989年春节于四川泸州

目 录

- 第一回** 儒官以“而已”闯祸
庸师因“於戏”露馅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** 皇帝不懂“之”字留笑柄
考生错解“耳”字出洋相…………… (5)
- 第三回** “五代史”是邓伯昭之外号
“一旦生员”乃严某之戏称…………… (8)
- 第四回** 某生为文用“而”，房考作谑语
郑氏笺诗解“匪”，学究持异议…………… (10)
- 第五回** 友朋添“者”，范蜀公破题更富节奏
自己增“而”，欧阳修为文尤重和谐…………… (14)
- 第六回** 焉哉乎也，杨重子因此反对标点
焉哉乎也，王闿运以之正对戏联…………… (17)
- 第七回** “两字探花”，谢梦渔留意虚字得及第
“四其御史”，郭弘霸逢迎皇帝捞高官…………… (21)

- 第八回** “可杀”并非都是屠伯行话
“夫人”何曾均为妇人尊称…………… (23)
- 第九回** 用“几希”二字，某生饮恨
解“也应”一词，一官发难…………… (26)
- 第一〇回** 听“兮”为“奚”，沙陀部人发怒
指“焉”为“马”，华亭县令着急…………… (29)
- 第一一回** 僧伽改“无”为“犹”，诗人罹诟
主人“照”后加“者”，画师负辱…………… (32)
- 第一二回** 违向例，承办抄胥受嘲弄
用歇后，广文先生耍斯文…………… (35)
- 第一三回** 愚权瑯谬用“焉用佞”
蠢达官误言“萧望墓”…………… (38)
- 第一四回** “咳”！“啐”！如此奸人丑态
“呸”！“唉”！这般师生情谊…………… (40)
- 第一五回** 诸葛恪提笔添字，子雪父耻
曹县令请人拟题，士嘲官庸…………… (43)
- 第一六回** 翰林错用“于”，太学生写诗嘲弄
一生醉书“狗”，某学使出句令对…………… (47)
- 第一七回** “陈也罢”何曾真“也罢”
“曾偶然”的确非“偶然”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一八回** 哥哥皱眉，只缘弟弟写信用“所以”
艺林捧腹，乃因某生为诗多“也夫”…………… (54)
- 第一九回** 古有“欧呜呼”，伤五季之离乱
近有“唐呜呼”，叹台湾之沦丧…………… (57)

- 第二〇回** 北宋大文豪惧怕“溘然”，岂敢入睡
辽东一武职难当“者也”，怎不痛哭…… (59)
- 第二一回** 一童生书“且夫”二字，得拔为案首
某游客求“而已”之值，索赂竟如愿…… (62)
- 第二二回** 用“之”字，不用“之”字，张文襄皆极称赞
有“岂”字，没有“岂”字，祇承人都要吃杖…… (66)
- 第二三回** 嘲某翰林，对联用析字，神妙欲到
刺钱尚书，对联加虚词，巧不可阶…… (69)
- 第二四回** “不见”、“不知”，用“不”字，取其流畅
“犹唱”、“犹吹”，用“犹”字，增其悲哀…… (72)
- 第二五回** 误“与”为“兴”，一教师黄谷不得
曲“克”作“剋”，孔目吏居心可恶…… (75)
- 第二六回** 着一“幸”字，诗得其解
押一“那”字，词因而雅…… (78)
- 第二七回** 賡泰以口头禅见责
任佃因惯用语受嘲…… (80)
- 第二八回** 常学士以改一字夺诗权，可笑
陆通判于人面上起草稿，可恶…… (83)
- 第二九回** “之乎者也”，冷云帆以之入诗钟
“矣耳焉也”，柳宗元借此诲后生…… (86)
- 第三〇回** “偶然”有定解，生叛业师有道理
“曾”字有二音，太守责士不应当…… (88)
- 第三一回** 孔子问马乎？莫衷一是
扬雄子名何？众说纷纭…… (92)

- 第三二回** 李给事替房张目，人谓之“六如给事”
王中书为敌卖命，众目为“四尽中书”
..... (97)
- 第三三回** 范景文为政清廉，人呼之“二不公”
马允孙临事不决，时号为“三不开” (99)
- 第三四回** 奏章用“呜呼”，王廷举以此获谴
序文用“岂况”，王应奎因之见嘲..... (101)
- 第三五回** 以人姓为虚词，难免同座掩口
将虚词作人名，无怪皇帝下谕..... (104)
- 第三六回** 某僧肆谗，可谓颇具知识
沂公直言，国家遂免动乱..... (107)
- 第三七回** 改“恨”为“幸”，堵住奸人之嘴
易“无”为“虽”，深论滥铸之弊..... (111)
- 第三八回** 曹元宠笑塾师之讹
张山人讽党祸之非..... (114)
- 第三九回** 五马曾询“者者居”
属员竟号“三语掾” (117)
- 第四〇回** 内人错解文语，儒官深叹焉
庸师误用虚词，冥王痛责之..... (121)
- 第四一回** 马明经“何如”一声见诮
某监生“如此”二字露底..... (124)

第一回

儒官以“而已”闯祸

庸师因“於戏”露馅

洪舜俞因论台谏失职疏中，有“款所喜请者，不过谒景灵宫而已”，朝廷遂以为“而已”二字乃大不敬，因镌三官。洪有句云：“不得之乎成一事，却因而已失三官”。见《侯鯖录》。及阅《稗史》载云：“洪平斋新第后，上史卫王书，自宰相至州县，无不指摭其短。大略云：‘昔之宰相，端委庙堂，进退百官；今之宰相，招权纳贿，倚势作威而已’。凡及一职，必如上式，未俱用‘而已’二字。时相怒之，十年不调。洪有桃符云：‘未得之乎一字力，只因而已十年闲’。”两说未知孰是。大约此公于此二字，用得手滑，即奏章亦不检点，以至终身蹭蹬于两虚字中也。

清梁绍壬：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

南宋洪咨夔（1176——1236），字舜俞，于潜（今浙江

临安西)人。嘉定进士，荐历成都通判、监察御史，官至刑部尚书、翰林学士，卒谥忠文。他因上书中屡用表限止的语气词“而已”，倒了两次大霉。

在宁宗朝，洪新第不久，便给当时专横跋扈的卫王史弥远写信。时史官太师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权势正盛。洪在信中指斥了史的不端行为，且用了表达大不敬情绪的“而已”二字，结果使史弥远大为光火。洪的脾气十分倔强，“凡及一职”，必如式上书，且都用了“而已”二字，遂有“十年不调”之惩。

到了理宗朝，洪咨夔为考功郎。这次他该接受教训了吧，可他不。他在论台谏失职的“封事”（百官上奏机密事，为防泄露，用皂囊缄呈进，故称封事。亦称“封奏”、“封章”。）中，对谏官不敢言事，大加指责，疏中又用了“而已”二字。结果被一些台臣告发，以用“而已”有轻宗庙意，被“镌三官”。镌(juān)，削。“镌三官”，即降了三级。这是理宗宝庆元年的事，其时，权相史弥远，以废皇子竑、立赵昀(理宗)为帝之“功”，愈加专权，专任奸佞，他哪里再容得洪之“而已”！这次洪因用“而已”得祸的详情，宋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里说得最清楚：“宝庆初元，洪舜俞为考功郎，应诏言事，词旨剴切。真西山谓陈正甫曰：‘读洪考功封事，某殊有愧色。’其封事中论台谏失职云：‘月课将临，笔不敢下，称量议论之异同，揣摩情分之厚薄，可否未决，吞吐不能。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，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’。台臣摘以为言，谓祇见宗庙，此重

事也，而洪某乃言‘款谒景灵宫而已’，词语嫚易，有轻宗庙之意。遂遭罢黜，仍镌三官。舜俞有诗云：‘不得之乎成一事，却因而已失三官’。”

而已，语气词性结构。就其来源来说，“而已”是连词与动词的结合。但这两个字结合得很紧，在古汉语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来使用的。“而已”一般用于陈述句的句末，表示限止的语气，既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与表限止的副词配合使用。因为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，所以可以不译，也可以译为“罢了”。

有训蒙者，首教《大学》，至“於戏！前王不忘”句，竟如字读之。主人曰：“误矣，宜读作‘呜呼’。”师从之。至冬间，读《论语》注“惟虽古礼，而近于（於）戏”，乃读作“呜呼”。主人曰：“又误矣，此乃于（於）戏也。”师大怒，诉其友曰：“这东家甚难理会，只‘於戏’二字，从年头直与我拗到年尾。”

明冯梦龙：《广笑府》

清刘淇《助字辨略》云：“《大学》‘於戏，前王不忘’，此叹美之辞也”。这里的“於戏”，同“於乎”、“呜呼”、“乌乎（hū乎）”等一样，读音和意义都与“呜呼”同。单独成句，表示强烈奔放的感情，或悲或喜，或谴责，或赞颂，随文义而定。可译为“唉”、“啊”、“哦”、

“欸”等。蒙师于《大学》此句如字读之，可见其小学功力之浅薄。宋王观国《学林》云：“‘於戏’二字，乃‘於乎’二字也，俗读‘戏’为‘嬉’，则误矣。按字书，‘於’、‘乌’、‘呜’三字通用，又‘乎’、‘呼’、‘庠’、‘噓’、‘戏’五字通用。……若读‘戏’为‘嬉’，则是嬉乐之义，非叹戒之辞矣。《广韵》‘於’字注曰：‘古作“於戏”，今作“呜呼”。’盖译篆为隶者，变为‘呜呼’字耳。”在这里，王观国把感叹词“於戏”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。

至于《论语》注“雩虽古礼，而近于（於）戏”中的“于（於）戏”，正当如字读。雩（nú），古代的一种风俗，迎神以驱逐瘟疫恶鬼。此句意谓：雩虽然是古代的风俗，但它与嬉要差不多。这里的“于（於）”，介词，表两者相对照的关系。在“而近于（於）戏”这个具体语言环境中，蒙师又把“于（於）戏”读作“呜呼”，犯了“教条主义”的毛病，其原因还是在于知识浅薄。蒙师发牢骚说东家专门和他对着干，这实在是冤枉。

第二回

皇帝不懂“之”字留笑柄 考生错解“耳”字出洋相

太祖皇帝将展外城，幸朱雀门，亲自规画。独赵韩王普时从幸。上指门额问普曰：“何不只书‘朱雀门’，须着‘之’字安用？”普对曰：“语助”。太祖大笑曰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！”

宋释文莹：《湘山野录》

宋太祖赵匡胤此一轶闻，宋人笔记中记载各不相同。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里是这样说的：“帝一日登明德门，指其榜问赵普曰：‘“明德之门”，安用“之”字？’普曰：‘语助。’帝曰：‘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。’普无言”。这里，说的是“明德之门”。

“之”字是文言虚词里最活跃的一个，就是作助词，也有几种用法。其中一种用法是，“之”字作助词，在句中虽无实际意义，但它却起着舒音节、缓语气的作用。“朱雀之门”中的“之”字即如此。赵匡胤问赵普“安用”，可知是

门外语。赵匡胤是行伍出身，在文字方面，他就比不上他的弟弟、太宗赵炅了。据宋王闢之《澠水燕谈录》载：太宗锐意文史，太平兴国中，诏李昉等编类书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，诏李昉等撰集野史为《太平广记》五百卷，类选前代文章为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。“太宗日阅《御览》三卷，因事有阙，暇日追补之，尝曰：‘开卷有益，朕不以为劳也’。”由于他读书多，所以他对虚词就很重视，为人题榜，很是得体。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云：“学士院正厅曰玉堂，……而不为榜。太宗时，苏易简为学士，上尝语曰：‘玉堂之设，但虚传其说，终未有正名’。乃以红罗飞白‘玉堂之署’四字赐之。易简即扁鐻置堂上。每学士上事，始得一开视，最为翰林盛事。”兄见“朱雀之门”门额，责问着“之”字安用；弟为玉堂题榜曰“玉堂之署”，偏着“之”字。兄弟文野之分，判然矣。

一士试“尧舜与人同耳”题，以“尧眉八彩，舜目重瞳”作柱主，中言“眉目虽异而耳则同也。”文宗亦为之喷饭。

清褚人获：《坚瓠集》

试题是不难理解的。“尧舜与人同耳”，意谓尧舜不过与一般人相同罢了。“耳”，语气词，大都用在句末，有时也用在句中，表示不会超越某一范围。可译为“而已”、“罢了”、“只不过……罢了”。此考生理解就错了。他先

以“尧眉”、“舜目”作文章的支承点，然后一转，说“眉目虽异而耳则同也”。显然，他是把题目中的“耳”理解为“耳朵”之“耳”了。语气词“耳”与“耳朵”之“耳”，无论在词性上，抑或在意义上，都是根本不同的。宋袁文在《瓮牖闲评》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“苏东坡《送江公著》诗押两‘耳’字，一云‘忽忆钓台归洗耳’，一云‘亦念人生行乐耳’。……然东坡于‘耳’字诗则注云：‘其义不同。’”苏东坡一诗用两“耳”，义各不同，怕人误解，自己加注，由此可见辨别中国字义理之难了。

第三回

“五代史”是邓伯昭之外号

“一旦生员”乃严某之戏称

邓伯昭孝廉每谈及世风奢靡，人心浇薄，辄皱眉唏嘘不已，故李芋仙呼之为“五代史”，言其开口即曰“呜呼”也。

清欧阳兆熊：《水窗春呓》

这里的《五代史》，实即《五代史记》，一名《新五代史》，宋欧阳修撰。七十四卷，为纪传体五代史。南宋孙奕《履斋诗说》云：“欧阳公伤五季之离乱，故作《五代史》也，序论则尽以‘呜呼’冠其篇首。”邓伯昭哀叹人心不古，动辄叹息，以至于哽咽不止。于是，李芋仙就给他送了个“五代史”的绰号。感叹词“呜呼”，一般表示伤心、痛苦、惋惜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“唉”。

同邑严某，豪于资，而性驽钝。习举子业，文不中度，屡试不售。乃夤缘学使者入泮，卷中有

“一日者一旦”之语，同人传以为笑，目为“一旦生员”。

清陆长春：《香饮楼宾谈》

同人于严某，如果嘲笑其以“夤缘”（攀附以上升）而“入泮”（考中秀才），那倒是在情理之中。而以其卷中有“一日者一旦”之语，就给他起了个“一旦生员”的绰号，那就值得研究了。

应该说，严某“一日者一旦”之语并不错。副词“一日”，表示所叙述的事情是假设的，犹“一旦”、“一朝”，相当于“如果有一天”。如：

王之春秋高，一旦山陵崩，太子用事，君危于累卵，而不寿于朝生。（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）

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（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）

“一日山陵崩”犹“一旦山陵崩”，即“如果有一天王死了”。“一旦”这个词，现代汉语中仍在用。

严某不甘心被人揶揄，寄希望于下一代。《香》书云：“（严）某督次子无少倦。次子强而敏，师感其意，诱掖亦维勤，业遂大进，弱冠补博士弟子，不数年举于乡，联捷成进士。某曰：‘今而后，吾可免姍笑于族人矣’。”严某耻于被人嘲笑，而延师教子，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。